

飛虎英雄——艾利森將軍輝煌一生

前言

二戰期間助我對日作戰的美空軍飛虎隊成員約翰·艾利森將軍，於美國時間六月六日辭世，享年九十八歲。為感念其在抗戰期間助華作戰顯赫戰績，美東時間十月三日，我政府派代表出席在華府阿靈頓公墓舉行的艾利森將軍追思悼念會；分別由駐美大使袁健生代表馬總統頒贈褒揚令，以及駐美軍事代表團團長柏鴻輝少將代表空軍追贈大同勳章乙座，表彰其對我卓越貢獻，堅定華美軍事情誼。

艾利森將軍的追思悼念會由美空軍協會主辦，由美國空軍部長唐利先生及參謀長史瓦茲上將共同主持，美方各界參加悼念追思估計超過兩千餘人。

為感念艾利森將軍於抗日戰爭中，助我作戰之輝煌功績，以及展現國際友人適時援助之



約翰·艾利森將軍

堅貞情誼，為我空軍建軍史不容遺忘之篇章，本軍特於八月五日呈報並奉國防部長高華柱先生核定，頒贈空軍「大同勳章」乙座；褒揚令亦於九月十六日奉總統核定，於追思會中，由袁健生及駐美軍事代表團代表政府及空軍轉贈家屬，以茲感念。

「大同勳章」係頒給空軍高級指揮官於空中或地面指揮得力，運籌事宜，致獲全功；或作戰獲得戰果，為整個戰爭勝利之關鍵者；對空軍建軍工作，有偉大貢獻及特殊成就者。陸、海軍軍人及文職官員或外籍人員，對空軍作戰或建軍，有特殊貢獻，使空軍獲致極大進展者，均可頒給。大同勳章由梅花與十字組成，其設計理念及意涵，梅花為國花，代表國家，中鑲「大同」表示章名；十字架代表基督救世之標幟，象徵榮獲此章者，以基督救世之博愛精神，拯救世人，以達世界大同。

飛虎英雄約翰·艾利森，二戰期間投身中、緬、印戰場，擔任第十四航空軍（通稱第十四航空隊）第七十五戰鬥機中隊長，其一生傑出飛行事蹟，除參與中國戰區助我對日抗戰，擊落六架及擊毀地面一架日機，名列飛虎隊「王牌」飛行員名單中；同時，他在戰場上的英勇戰功與卓越貢獻，屢屢獲得美軍及盟軍政府表揚。即使退役後，還受到美國總統杜魯門延攬至商業部助理部長，並獲名列美國空中突擊大隊名人堂及航空名人堂等殊榮。他的一生，除在「飛虎隊」彪炳戰功外，對美空軍建樹良

多，助華對日作戰更是功不可沒，不僅展現國際友人適時援助的堅貞情誼，亦成為中華民國史上不容遺忘的一頁。

為了讓讀者更瞭解艾利森將軍，謹以譯自《美國空軍雜誌》(AIR FORCE MAGAZINE) 九月號之譯文「飛虎英雄——艾利森將軍輝煌的一生」來緬懷他不平凡的事蹟。

寇蒂斯·萊特(Curtis Wright)公司人員對即將前來之試飛行員感到不是很舒服。在一九四〇年底寒冷的一天，該公司即將向我國代表團官員展示其生產之P-40戰鷹戰機(P-40 Warhawk)。在美國顧問陳納德陪同下，中華民國將採購該機提供予美國志願隊（即「飛虎隊」）之飛行員使用。

美國陸軍飛行團(US Army Corps)已派遣一架P-40戰鬥機及一位飛行員至華府波林機場進行飛行展示。但這位名叫約翰·艾利森(John Allison)的飛行員個子並不高。艾利森也在數十年後表示：「我不是一位外表令人印象深刻的軍官。」寇蒂斯·萊特的代表想要以自已公司的飛行員取代艾利森進行這次飛行展示。但波林基地官員表示，臨時換人會造成很多麻煩。因此還是由艾利森將飛機滑行至跑道頭，轉向波多馬克河逆風起飛，進行兩分鐘特技展示，因其飛行技術高超，獲得滿場喝采。艾里森在經過觀禮臺時收起起落架，隨後將發動機推力加到最大，拉起機頭，翻了半個筋斗，反向飛回參觀人員方向，然後作了一個減速低空滾翻動作後，他將機翼右傾向我國代表及陳納德致敬。

然後艾里森以一百呎高度加速轉了五圈。最後，他順風沿跑道方向作出翻滾、俯衝，然後以破S方式執行落地。

寇蒂斯公司的代表並不曉得他們公司飛機

可以這樣操作，我代表團官員在現場觀摩，對艾里森的示範亦十分欽佩。

隨後，他們走向艾里森，一位我國將領向陳納德說：「我們需要一百架這種飛機。」陳納德轉向艾里森，拍著這位年輕飛行員的胸膛說：「不，你們需要一百個這種飛行員。」約翰·艾里森可說是美國空軍的典範與傳奇，而這位二次世界大戰著名的戰鬥機王牌飛行員於今年六月六日逝世。

作為一位飛行員，他罕有可與之並肩齊驅者，他曾在飛機尾舵被敵機擊落的情況下安全返降；作為一位領導者，他令人受到鼓舞。當第一空中突擊大隊反攻緬甸時，他身先士卒駕駛第一架滑翔機進攻敵人；作為一位行政主管，他是一位先驅，他於二戰後轉任文職政府官員後，塑造了美國航空業的未來。

艾里森友人——前美空軍戴普圖拉中將(David A. Deputa)曾表示：「艾里森將軍是一位真正的美國英雄。」

艾里森少尉時，與日後成為美空軍第一位參謀長的史帕茲少校比鄰而居。艾里森在九十高齡時仍會見美空軍官員，討論如何增進發動機效率與T-6戰機等諸多議題。

艾里森將軍一生見證了許多歷史。他前往英國倫敦時，適逢德軍轟炸機以閃擊戰術瘋狂轟炸其所下榻旅館。他抵達莫斯科時，正值德國坦克逼近市區，到處砲聲不斷。

會見巨頭

在德黑蘭時，他被指派駕駛飛機帶伊朗國王出遊，後來美國大使出面阻止這個規劃。該名大使氣沖沖說：「如果你刺殺國王怎麼辦？」艾里森回答說：「我沒想過這件事；因為這麼做，我也會喪命」。他曾協助羅斯福總統特使霍普金斯(Harry L. Hopkins)與蘇聯人就租借

法案進行磋商。艾里森曾向艾森豪建議在登陸法國當天採用滑翔機。英國首相邱吉爾在參訪一個空軍基地時，特地走向艾里森與他握手致意。

美空軍歷史學家哈里恩表示：「艾里森參與並見證了一段非比尋常之歷史，他的故事即便寫成小說，也會被出版商認為過於誇張、難以置信而拒絕出版。」

即便是艾里森首次進行的空戰，亦充滿戲劇性。一九四二年七月中旬，艾里森在中國「美國志願隊」的前身「美國駐華空軍特遣隊」第七十五戰機中隊擔任副中隊長。艾里森說服一位同僚共同努力，覺得正在進行夜間轟炸的日本轟炸機。在發現敵機尾翼發出藍色火燄後，他加足油門，飛向目標。艾里森在其口述歷史時說到：「當時我開始拉高機頭，用無線電跟地面說：『準備看煙火吧。』」

事實上，他當時情緒非常複雜，因為他即將對三架V型編隊飛機進行攻擊，這三架飛機各載有五名機組人員，一共十五員，而他馬上要擊落他們。艾利斯加油門飛至適當攻擊位置後，將速度放慢。

他說：「我記得向上帝禱告說：『主啊！請原諒我即將要做的事』」。此時，右邊的日本僚機開始對他開火。該轟炸機機頭砲塔雙管機槍對艾里森的戰鬥機猛烈掃射。子彈嚴重損壞艾里森飛機內的無線電，並灼傷他的左臂。

艾里森沒有時間對所發生的事驚慌，他將機頭右轉以機槍射擊那架僚機，只見那架飛機飛行員中槍斃命，燃油四處飛濺。他將機頭一轉，擊落第二架僚機，隨後擊落長機，敵機起火墜落。由於自己整個座艙布滿了油，他知道必須儘快降落地面，於是他掉頭飛回機場。

在三千呎高空，烈燄自飛機發動機整流罩

下竄起。當摸黑返抵機場跑道，艾利斯知道他的飛機速度太快，無法以機腹著地。看著螺旋槳仍然轉動著，他想油料仍足夠飛過山頭、鐵路，飛抵河流的另一頭。當他飛越機場時，同事們都認為他凶多吉少。數秒後，他們聽到撞擊聲，都以為他已經殉職了。

艾里森勉強地飛到了河流。他的臉碰撞了機槍準星，但未暈死過去。他爬出座艙，那架P-40戰機則沉入河中。

他游泳至一排圓木旁。靠近浮木時，一位中國百姓快步跑向他。那人彎下身，抓住艾里森手臂，將他拉出水面。岸上三位國軍士兵將槍對準他，直到確認他是美國人才放下槍。

後來當地民眾及士兵用小船將他送回營區。在他從碼頭走向招待所時，六架日本轟炸機突然低空飛抵轟炸碼頭。艾里森表示：「他們不是來追殺我來的，他們目的是要轟炸機場，只是炸彈誤投波及到附近而已」。

多年後，在一九五〇年代末期，艾里森到諾斯洛普公司客戶關係部門任職。當時該公司併購了波士頓市附近幾個小型研究公司，他前去拜訪這些公司，察看是否能提供什麼服務。艾里森到了其中一家公司，碰到一位中國移民的首席工程師。在與艾里森談話後，該工程師才瞭解艾里森曾在陳納德麾下服務過。艾里森回憶說：「這名工程師看著我說：『你是約翰·艾里森嗎？』我說：『是啊，我是艾里森』。工程師激动的說：『我們見過面，我就是將你從河裏拉起來的人啊』」。

艾里森生於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出生地為佛羅里達州的米坎諾鎮(Micanopy)，距甘尼爾斯威爾市(Gainesville)約十二英里。年幼時搬到甘尼爾斯威爾市，並在該處念到大學；他家就離佛羅里達大學幾條街而已。

孩提時代，艾利森曾經幾次看到寇蒂斯公司製造之雙翼機飛行，在中學時代他開始對飛行產生濃厚興趣。他一位朋友的兄長在陸軍航空團擔任少尉軍官。有一天，他朋友的兄長決定駕駛寇蒂斯P-1飛機低空掠過甘尼斯威爾市。

艾利森當時正在讀書，聽到飛機聲音，他記得當時曾說過：「這是我未來要從事的工作」。不過，他父親並不贊同。

當他年紀稍長，他父親想要改變他的願望，認為讓他去學飛行，讓他暈機，他就會死心斷念。他父親用一輛二手車跟一位朋友交換飛行教學課程。但這項教學反而讓艾利森從此愛上飛行。最後，他父親終於妥協，讓艾利森成為飛行員。

派任異國

一九三六年自佛羅里達大學工業工程系畢業後，艾利森跟朋友申請加入海軍，但因身高差了四分之一吋而未錄取。他因此轉而透過預備軍官訓練團加入陸軍航空團。他在德州藍道夫(Randolph)及凱利(Kelly)基地接受飛行訓練。那邊的飛行班次人數不多，且教學也不嚴謹，但艾利森堅信他會掛上飛鷹，成為飛行員。他回憶當時不僅僅是想要飛行，而且本身也具備飛行天賦。

他首先被派到藍利(Langle)基地工作。起初艾利森飛行時數不足，但這個基地是陸軍航空團的總部，他遇到許多日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揚名立萬的人物。除了史帕茲(Spats)外，當時擔任少尉的李梅(Curtis E. LeMay)也住在藍利基地。艾利森表示：「那個圈子很小，所以有機會認識一些人，當時並不知道他們會在後來的戰爭中成為大人物」。

待在藍利基地三年中，艾利森在與同僚對

抗中磨練出卓越空對空作戰飛行技術。由於飛行技術一流，他因此享有口碑。因為戰爭迫在眉睫，一九四一年他接到擔任空軍副武官的派令。陸軍派遣艾利森以及他的朋友髯克(Hunter A)去英國及蘇聯就P-40戰機以及其他美國飛機的操作及維修事宜提供諮詢。

這項國外派任讓艾利森首次喝酒。在蘇聯西北部阿程格爾市(Archangel)，他及霍普金斯在船艦上受到盛大的晚宴款待。艾利森是不飲酒的，但碰到這個場面他也沒輒。當一位蘇聯將領以雙方友誼名義向他敬酒時，艾利森只好喝了一小杯伏特加。霍普金斯笑說：「過去幾天，一直沒有辦法勸你酒，現在你卻喝了，這顯示你是個沒有個性的人。」

艾利森對於蘇聯人建造大型工程時任勞任怨的態度感到敬畏，他親眼見證到牢犯在阿程格爾市一塊沼澤地建造了一條長五千呎的全木製跑道過程，但他對於與蘇聯對手交涉時的神祕及戒慎氣氛感到厭煩。蘇聯想接收美製P-40，但卻不願透露將如何運用，也不願意說明其空軍的現況。此項經驗奠定了艾利森日後應對蘇聯及於冷戰時期的態度。艾利森說：「我們以朋友的立場前往蘇聯與他們交流，他們卻以對手的態度坐在桌子的另一端。」

空中突擊大隊

艾利森寫信回美國請求調往戰鬥機中隊服務。他在晴空萬里的伊朗協助整理運送給蘇聯的A-20及其它飛機一段時間後，他的願望終於成真。當時擔任上尉的艾利森收到來自阿諾德(Henry H. Arnold)上將電報，命令他前往中緬印戰區新成立的第二十三戰鬥機大隊轄下第七十五戰鬥機中隊報到。

艾利森從一九四二中期至一九四三年初期在中國待了一年，他升任中隊長並且成為

王牌飛行員，獲得的戰功計有：擊落六架日本在空機、一架地面飛機及可能擊落幾架。那時機場設備簡陋，且後勤支援十分匱乏，艾利森仍然奮勇升空，對抗為數眾多的優勢敵軍，因此獲得了傑出服役十字勳章及銀星勳章。

不過，艾利森對於單位缺乏醫療機構感到極度困擾；沒有醫師可照顧受傷的病患。此時，他們的廚師又讓他們誤食不可食用的桐油，造成大家身體不適，一整天無法參與戰鬥任務。艾利森說：「人們都知道美國在整軍經武之後不好惹，但是將近兩年的時間裡，許多美國年輕人在前線咬緊牙根苦撐，其中數千人因缺乏適當裝備或作戰訓練死於戰場。這種因戰爭準備不足而造成傷亡的遺憾，讓艾利森在日後成為空軍協會的創始人。」

在中國，艾利森學到了計畫及領導的重要性。陳納德在他的戰區建立了情報網，找了許多人即時通報情資，這提供美國飛行員關於日機空中動態的早期預警情資，陳納德也同時訓練他的飛行員如何正確使用速度快及火力強的P-40戰機，那就是從高空俯衝後進入敵機機群，執行打帶跑戰術。

艾利森飛過擄獲的日本零式戰機，發現該機操控性能極佳。然而，與美國戰機相較，零式戰機結構較為脆弱。艾利森說：「空戰中有一件非常重要的要素，那就是你的武器必須具有決定性的戰力，而P-40戰機所配備的六具五〇釐米機槍即具有此項戰力。」

在一九四三年五月，艾利森被召回美國本土，阿諾德將軍交付其任務——建構及領導最先進之空中作戰。在菲利浦·寇克倫(Philip C. Cochran)中校協助下，艾利森共同指揮「週四行動」(Operation Thursday)——緬甸空襲任務。

艾利森及寇克倫在「第九計畫」中納編五

百人及超過三百架戰機，而這單位也就是後來大家所熟知的「第一空中突擊大隊」。成立該大隊旨在支援英國的歐德·溫蓋特(Orde C. Wingate)少將突襲當時占領緬甸之日軍，空中突擊大隊駕駛L-5輕型滑翔機救護機，運送郵件及補給品給深入敵境的部隊，同時後送病患及傷患。這個大隊不僅率先在戰場運用軍方新型直升機，同時也首先在L-5戰機上使用火箭，並以深水炸彈攻擊隱匿於叢林中之敵軍。

一九四四年五月五日，艾利森與寇克倫所轄單位派出C-47運輸機隊，後面拖曳著滑翔機，從他們在印度的機場飛到一個代號為「百老匯」的地點——位於緬甸內陸一百五十英哩。滑翔機裝載著攻擊部隊、騾子、推土機及其它重要裝備。「週四行動」就此展開。

艾利森是滑翔機領隊駕駛。問題是他從來沒有飛過滑翔機，至少他沒有飛過滿載人員及物資的滑翔機，他僅在前一晚駕無裝載的滑翔機降落過三次。在當天下降至降落點時，他的副駕駛不斷地提醒他當時空速是每小時八十英哩。但艾利森還是無法減低速度——接近地面時空速應該降至六十英哩。

滑翔機速度過快肇因於負載過重。滑翔機降落後在灌木叢裡快速滑行，最後終於停住，所停位置恰巧正是預定降落地點。幾年後艾利森回憶：「我真的非常走運，那真是一次非常驚險的飛行」。

在「百老匯」降落的三十七架滑翔機，只有三架沒有受到損壞，但大部分的運輸機都成功地執行任務。投置的兵力也迅速地鋪設出一條跑道。幾天內，C-47運輸機隊就在敵人後方投置了溫蓋特部隊的九千名兵力。他們在那裡可以牽制日軍，讓日本無法入侵印度。

艾利森在二戰的最後一個任務是擔任第五

空軍的作戰官。該單位負責對在菲律賓的日軍與日本本土進行轟炸。他的指揮官懷德(Ennis C. Whitehead)少將，是位非常強悍的長官，常半夜打電話問「第九十轟炸大隊的位置在哪」、「戰區儲備了多少五百磅炸彈」等問題，而這些問題他其實已經知道答案。

艾利森很快地進入狀況並贏得懷德的信任。在一場參謀會議中，懷德因為轟炸機隊長沒有辦法讓飛機快速起飛而解除其職務。懷德大聲訓示：「在這個戰區有人做得到這件事。」他指的就是艾利森。

空中武力提倡者

艾利森在起立、敬禮之後，直接前往塔臺。他在塔臺待了兩天，研究如何改善跑道上的起落程序。當他研究完了之後，轟炸任務可以每十二分鐘就起飛執行一趟。第三天早上，電話響起，電話的另一頭傳話過來：「我是懷德，你可以從塔臺下來了。」

一天，艾利森勘查機組人員在日本上空察覺到的不尋常情況。他們看到威力非常強大的爆炸，火焰煙霧竄升五萬英尺之高。他打電話向懷德將軍回報廣島附近被炸得滿目瘡痍。

懷特回應：「約翰，他們剛投了原子彈」戰後艾利森離開空軍現役職位，雖然他希望繼續服務，但他的妻子並不喜歡軍旅生活。退役後他幫忙一家航空公司從事組織規劃的工作，然後在一九四七年，他接到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的電話。

哈里曼當時擔任商務部長，正在尋找一位負責航空業務的助理部長。華盛頓郵報的發行人格拉漢(Pinkie L. Graham)是艾利森佛羅里達大學的同學，便向哈里曼推薦他來接任副部長的職位。

艾利森於該職位任職將近兩年。他致力減

少航空公司對軍事航空業的依賴，讓新的飛機設計得更符合民航需求。他也在佛州為杜魯門總統一九四八年的選舉籌備競選活動。後來他加入諾斯洛普公司，一九八四年以副總裁的身分退休。他在離開現役後，仍具備役身分，後來晉升為少將，這期間只要情況許可，他就儘可能地去飛行。

即便退休後，他仍非常關注空軍事務。這點從二〇〇四至二〇〇八年的空軍首席科學家路易斯(Mark J. Lewis)與他互動的經驗就可以看出來。路易斯任期中的某一天，有人代艾利森詢問是否可與路易斯會面，討論先進發動機推力的議題。路易斯回答：「當然可以，這是我莫大的榮幸。」

在會面當天，路易斯接到電話，通知他艾利森會晚一點到。艾利森已經抵達五角大廈，當天也準備了輪椅讓艾利森乘坐，不用徒步行走大廈的長廊(艾利森當時已年過九十)。但艾利森沒有坐輪椅，他步行走到路易斯辦公室。

路易斯對艾利森極為尊重，他將艾利森的一些想法轉請空軍與陸軍的科學家及實驗室進行後續研究。當路易斯回到馬里蘭大學重任教職時，他也邀請艾利森對一個班次的新生發表演講。那些新生當時正在考慮是否以航空科技為主修。之後部分學生告訴路易斯，那場演講是他們那一年課程的高潮。

在不久前，路易斯在空軍協會的晚會上看到艾利森，協會安排他坐在位子上，其他榮譽勳章的獲獎人均列隊跟他握手致意。

哈利恩(Hallion)說：「我們的生活會因為認識他而精采，也因為他的逝世而黯沉。即便他不再與我們同在，他的生命將永遠受人懷念與珍惜。」